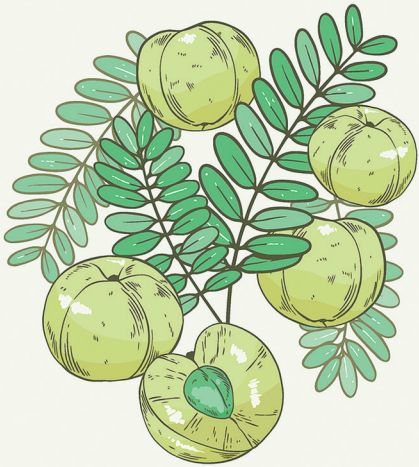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(视觉中国)

## 余甘秋香

■刘艺冰

秋风掠过闽南山野,余甘果便到了登场的时节。我抽空走进菜市场,拣了一袋青绿饱满的余甘,打算亲手腌一罐蜜渍果子,留住这一缕独属于秋日的清甘香气。

在老家,人们习惯叫它“油甘”。这果子样貌朴素,藏着很特别的品性。鲜果入口,先是一阵青涩,稍作咀嚼,一股清甜自喉间缓缓升起,久久不散,“余甘”之名,恰是对这份滋味最好的注解。闽南民间素有蜜渍余甘的传统,不用蜂蜜,以冰糖融汁浸果,柔化生涩,锁牢山野果香。它算不上精致甜腻的甜品,更宜作为佐茶小食,甜而有骨,甘味绵长,留在一代代闽南人的秋日记忆里。

带回家的余甘,要细细收拾。倒在盆中,逐一挑拣,舍弃那些碰伤、干瘪或是带虫眼的果子,只留完好圆润的果实。用清水反复淘洗,冲净果皮褶皱里的尘土,而后摊在通风处阴干。腌渍蜜果,最忌生水,果子连同玻璃罐,都必须保持无油无水,这是保存风味、防止腐坏的关键。待果皮干透,拿牙签在每颗果身上扎个细孔,方便蜜汁渗进果肉,中和涩味,同时又不戳破果体,腌好之后依旧饱满脆实。

一切准备妥当,便可入罐。一层余甘,一层冰糖,交替铺在洁净的密封罐里。不必堆砌繁杂调料,简单的搭配,方能守住果子原生的风味。若偏爱一丝草木清芬,可添少许甘草。静置片刻,冰糖慢慢消融,化作澄澈蜜汁,缓缓漫过一颗颗余甘。旋紧罐盖,放到阴凉避光处,剩下的,就交给时间慢慢酝酿风味。

等待一两周,安静而充满期待。罐子里汁水日渐充盈,青绿的果子慢慢转变成温润的蜜黄色,静静浸在透亮蜜汁之中,模样喜人。时光悄然转化果肉的滋味,原本凛冽的青涩,在蜜汁浸润下渐渐褪去。

开罐之时,秋香漫出。咬上一颗,先是冰糖温润的甜,随后,余甘独有的回甘在唇齿间慢慢舒展,清润爽口,甜而不腻。秋日燥气重,饭菜油腻时,食上几颗,生津解腻,恰到好处。

一罐蜜渍余甘,也是待客的雅趣。每逢亲友登门,围坐闲话,便取一小碟,盛上几颗果子,请大家尝这秋日风味。初尝之人,大多会被这层层递进的滋味打动,清甜裹着果香,回甘悠悠,驱散久坐闲谈的倦闷。一颗小小的果子,让闲谈多了滋味,相聚多了暖意。

山野自生的余甘,没有惊艳的外形,经巧手打理、蜜汁浸润,借时光褪去苦涩,沉淀甘甜。这是闽南寻常人家代代相传的家常手艺,朴素,却藏着生活的智慧。

细品这一颗余甘,如同体味人间岁月。生活中少有一路甘甜,时常伴着青涩与平淡。唯有耐心等待,慢慢沉淀,历经一番打磨,在苦涩之后,自有回甘缓缓而来。一罐蜜渍余甘,封存山野秋味,果香与人情相融,这一缕余甘秋香,便是烟火日常里最耐人回味的清欢。

## 老棒槌,敲响岁月温柔

■曾耀文

棒槌,也叫“捣衣杵”,旧时闽南人家最寻常的老物件。它造型朴素简单,用木材凿刻而成,一端宽厚平整,用来捶打衣物,一端是修长握柄,方便握持。在闽南也有人亲切地唤它“捶衣棒”。古诗句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里,那些悠远古朴的声响,便是这小小的木棒槌敲捶出来的人间烟火。

20世纪80年代,泉州浮桥、新桥溪、北渠的溪水边,是刻在我心底的旧风景。晨昏朝夕间,溪水潺潺流淌,一排排青石板临水而卧。城内外的妇人三三两两聚在岸边,有的半身立在浅溪之中,有的屈膝蹲在青石之上。手中的老棒槌高高扬起重重落下,反复捶打浸透洗衣粉的衣衫,“砰砰”的声响错落交织,细碎的泡沫四处飞溅,伴着潺潺水声和邻里闲谈声,成了一代人最温柔的晨曲与暮歌。

大家都知道,棒槌是洗衣浣布的用具,却不知这根朴实的棒槌,旧时在乡下有着多种用途,它陪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。老家的旧屋里,有好几根大小不一的棒槌。经年累月的摩挲捶打,

让棒槌粗糙的木色早已褪去,通体光滑温润,泛着一层被岁月打磨出的青光。每每望见它们,尘封的记忆便会骤然翻涌,那些与棒槌相伴的烟火时光,历历在目。

年少最难忘的,是农忙丰收的时节。每到秋收,村中的石埕、空地上,堆满金黄的麦谷与杂粮。大人们手持连枷,奋力拍打农作物,清脆的噼啪声响此起彼伏,奏响热闹的丰收乐章。虽然连枷脱粒高效,却有不少局限。狭窄空地难以施展,半生不熟的谷穗也难以脱粒干净,老人和孩童更是握不住笨重的连枷。

为了守住“粒粒归仓”的本分,家中老小各司其职。半熟的谷物被摊放在空地边角,老人和孩童便手持棒槌接力捶打。厚重沉闷的棒槌声,搭配连枷清脆的拍打声,一沉一亮,交织成乡间最动人的丰收交响曲。

年幼的我捶打片刻,便手酸背痛、浑身乏力,总想撂下棒槌偷懒。这时奶奶总会柔声问我:“豆腐好吃吗?白馒头香不香?”我用力点头,想起餐桌上软糯的馒头、嫩滑的豆腐,想起五谷杂粮滋养出的烟火三餐,瞬间便像上紧了发条,重拾力气,认真捶打每一束谷物,不敢懈怠。

棒槌不仅能脱粒浣衣,还曾参与我们新家的建造。当年父亲翻盖新房,由于家境拮据,只能一切因陋就简。房子建好了,屋内地面没有铺设红砖,而是用本地的红赤土混合石灰铺垫,想要地面平整结实,全靠人力反复捶打。

那段日子,全家老小齐上阵,人人手持棒槌,一下下用力捶打地面。整日重复着单调的动作,沉闷的捶打声日夜不绝。

几日来,我的双手酸痛肿胀,连抬手都费劲,满心疲惫,再也不愿坚持。奶奶依旧温柔发问:“住新房舒服吗?”我望着崭新的房屋,脱口而出:“舒服!”简单两个字,瞬间驱散了满身疲惫。一股莫名的力量涌上心头,我重新握紧手中的棒槌,跟着家人继续劳作,只为守护一家人温暖的新居。

一根质朴无华的老棒槌,褪去了喧嚣岁月,承载着家乡丰收的喜悦,记录着新家落成的温暖,更藏着祖辈朴素的教诲。它敲过溪水衣衫,捶过五谷良田,夯实过烟火家园。那些砰砰作响的声音,是生活最朴实的模样,也是镌刻在心底最温柔绵长的人间温情。

## 母亲的不偷懒与我的偷会儿懒

■彭淑玉

我喜欢雨天,大约是从从小就学会了在雨声里“偷懒”。

不过,真正不偷懒的人,是母亲。她的不偷懒,贯穿了一辈子。

单说一件事——把我们八个孩子读书这件事扛在肩上。只要是晚上我们做作业,或是日常空闲时,只要手里有书,母亲干活的利索劲儿就上来了,嘴角挂着笑意。她标志性的齐耳短发,头顶中间发际线分明的圆形弧线,像一弯宁静海面上的月亮,乌黑发亮。皮肤白里透红,就算整日曝晒,背天面土,也晒不垮那层底子里的清亮。

花点蓝衣,日日我们起床时,母亲就是一缕晨光,明媚、干净。

只要是我们手里有书,母亲望向父亲的眼神,至今我都忘不了——你看孩子爸,娃儿们多认真。

那是她最骄傲的时刻。

20世纪70年代,家里不算富裕,但精神世界不穷。三毛、琼瑶、金庸,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《红与黑》《堂吉珂德》……二哥不仅有小人书、录音机、钢笔、磁带,还有一沓白衬衣。葱油饼一个两毛,二哥一次性能买五个。

母亲眼里心里的捍卫只有一句:你们只要好好读书。

鸡腿鸭腿这件事,其他兄弟

姐妹我不知道,但在我十六岁以前,母亲那一锅汤水里,永远只有零星的碎肉块,分不清头尾。拔鸡鸭毛、喂鸡鸭,那是我整个童年的几分之一啊——至今想起来,鸡鸭腿没吃着,倒是练出了一手好农活。

不过除了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以外,二哥开学寄宿时,我们几个也没少往茶园、麦田里带油薯饼。跑腿老溜的我,几公里山路健步如飞,为了几口零食,被老五折腾得蒙圈了,反倒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。

话说回来,吾儿年幼时,他五姨没少用铁锅炖大鹅来“回本”。这大概就是家族传统——吃不到鸡腿,总能从别处把味儿找回来。

母亲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,三岁时外婆过世,七岁时外公也走了。

对于外婆的印象,母亲只记得一件事:外婆总把家里仅有的一点“糖甲”——那是农村挑担子商贩用自家麦芽手工做的糖——存在木箱子里,包了几层粽叶,偶尔给母亲尝鲜。

那是母亲一生温暖的底色。

在后来我们成长的过程中,煤油灯下,沼气灯下,母亲手里的针线活,在缝纫机朴拙的踩踏声中,不分季

节。她神色黯淡,眼帘含泪,喃喃回忆里思念着外公外婆。她最常说的是:没有爸爸妈妈的日子,她和哥哥们相依为命,更珍惜时光,更团结。

作为“70后”的我,无法想象今天的日子是谁在土地上挣扎过来的。

但母亲知道。

她把那种挣扎变成了八个孩子手里的书,变成了每天清晨的一缕阳光,变成了望向父亲时嘴角那抹藏不住的笑。

她一辈子不偷懒。

所以我才敢在雨夜里偶尔偷会儿懒。

雨还在下。锅里的汤,终于有鸡腿了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